

爱的隐喻与进步话语的反讽：《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的不可靠叙事研究

甘欣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8月24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研究以詹姆斯·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多克托罗小说《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叙事的不可靠特征，揭示了作品的修辞伦理与思想内涵。研究发现，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打破了成长小说的常规设置，呈现出成年叙述自我逐步退隐的特殊结构，构成了叙述不可靠性的重要前提。沿事实与事件、知识与感知、价值与判断三轴展开分析可见，埃德加在家庭人物形象刻画、犹太伤痛理解、公共历史事件伦理判断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叙述偏差。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来看，埃德加的表层认知偏差之下还暗含着隐喻层面的可靠性。读者在辨识其叙述局限的过程中，可逐步体悟犹太家庭的温情内核，感知作品对美国进步话语的温和反讽。文章弥补了现有研究对该作品叙事策略关注不足的缺憾，以期为《世界博览会》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

不可靠叙事，《世界博览会》，修辞叙事学，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伦理取位

Love's Metaphor and Irony of the Myth of Progress: A Study of Edgar's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World's Fair*

Xinyu G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August 24, 2026; accepted: October 2,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James Phelan's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eatures of

文章引用：甘欣玉. 爱的隐喻与进步话语的反讽：《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的不可靠叙事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5): 610-616. DOI: 10.12677/wls.2026.145085

Edgar's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E. L. Doctorow's *World's Fair* and brings to light its rhetorical ethics and thematic implic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Edgar's first-person retrospective narration departs from the conventions of the Bildungsroman. The adult narrating self gradually recedes from the narrative, establishing the premise for the novel's narrative unreliability. Reading along the three axes of facts and event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as well as ethics and evaluatio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Edgar's account is unreliable to varying degrees in his portrayals of family members, the understanding of Jewish trauma, as well as the ethical evaluations on public historical events. However,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bonding unreliability, beneath Edgar's surface cognitive distortions there lies a metaphorical reliability. As readers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his narration, they gradually apprehend the warmth of the Jewish family and perceive the novel's gentle irony directed at the American myth of progres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elative neglect of narrative strategy in the existing scholarship, hoping to off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orld's Fair* from a narratological standpoint.

Keywords

Unreliable Narration, *World's Fair*, Rhetorical Narratology, First-Person Retrospective Narration, Ethical Position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世界博览会》是多克托罗的半自传体成长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以犹太男孩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展开，讲述其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成长经历与参观 1939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过程。作品交织家庭温情与矛盾、犹太移民生存处境与二战前夕紧张的社会氛围，以孩童的生活碎片填补正史中被忽略的普通民众生存肌理。小说依托儿童视角观察时代，既还原了埃德加鲜活的成长体验，也造成叙述的天然局限，形成不可靠的叙事效果。

相较于《拉格泰姆时代》等代表作，《世界博览会》在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度相对有限。国外研究主要围绕成长主题、犹太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书写等维度展开，部分成果涉及叙事策略分析。帕克斯将该作品视为作家的创作回望，分析了口述历史段落对家族记忆与历史意识的承载作用。该研究把握了埃德加童年感知的准确性与艺术家身份的形成过程，并未触及感知局限本身的修辞价值[1]。福勒重点探讨作品自传与虚构的模糊边界，分析了家族合唱式叙事的艺术效果，但没有关注不同叙事主体之间的可靠性差异[2]。金特里从性别视角切入，认为作品多重叙事声音实质仍受男性叙述者掌控，存在性别话语的权力失衡[3]。莫里斯整理的多克托罗访谈录提供了创作理念的一手资料，可作为阐释叙事策略的重要参照[4]。托卡奇克从政治与成长双重视角切入，探讨埃德加在家庭关系与犹太歧视语境中的身份建构过程[5]。

国内对《世界博览会》的研究随译本传播逐步推进，多集中于主题阐释与文化研究。王丽艳追溯多克托罗犹太主题的发展脉络，探讨主人公族群身份延续与权利诉求，并未对作品的叙事策略展开专门分析[6]。胡选恩结合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多克托罗重构历史意识的艺术路径[7]。刘英和石雨晨聚焦都市空间，解读作品的共同体意识与成长主题，侧重于空间叙事与主题表达的关联[8]。朱云从叙事伦理角度切入，考察犹太族裔身份建构与代际对话的文化内涵，但对儿童视角的不可靠性特征及其修辞效果缺乏系统梳理[9]。

整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作品的主题阐释与文化解读已积累较为丰富的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参照,但仍存在明显拓展空间。多数成果针对叙事策略的讨论相对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不可靠叙事研究路径。现有分析也较少关注成年叙述自我退隐的特殊设置,未能充分揭示儿童视角不可靠性背后的修辞设计与伦理内涵。基于此,本文选取费伦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为分析工具,全面梳理埃德加叙述的不可靠性特征,并阐释作品中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的运作方式与修辞效果。

2. 埃德加叙述的不可靠性及其修辞效果

2.1. 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双重视角与叙述自我的退隐

《世界博览会》是一部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虚构成长回忆录,以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为核心。申丹提出,同故事第一人称叙述具有双重聚焦。一为叙述者追忆往事的眼光,二为被追忆的自我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二者分别对应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两种眼光体现出叙述者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认知差异,常形成成熟与幼稚、知情与懵懂的对比([10]: p. 230)。《世界博览会》的第一人称叙述同样包含两个自我,文本细节可以印证这种双重视角。小说第一章开篇描写婴儿埃德加尿床惊醒、哭泣唤母的全过程,全程贴合幼童的感知范围,呈现出尚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婴儿状态。紧随其后的“这是我最早的记忆”([11]: p. 1)一句,则明显出自成年后的回望视角,印证了叙述自我的存在。

多数成长小说会通过两种视点的交替,在对比中凸显主人公的顿悟与成长([12]: pp. 166-167),这却与多克托罗的叙述策略相悖。多克托罗在访谈中明确谈及自己的叙述设计:“成年叙述者埃德加在重现童年记忆的过程中,逐渐被记忆本身主导,语言风格随之趋于稚嫩。故事结尾处,叙述者不再是站在成年立场回望童年的旁观者,而完全化身亲历事件的孩童,仿佛在描述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反向往下长”([4]: p. 103)。这种处理方式有其独特的修辞考量,与多克托罗的创作理念相契合。他指出,孩子们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察觉到成人有意识回避或不愿深入思考的内容。这种认知既是儿童应对周遭环境的生存方式,也是其与所处世界建立联系的途径。童年阶段对家庭的依赖与自身独立意识的发展之间存在“爱的张力”,这种张力构成了童年情感体验的核心,也为理解成年生活提供了基础([4]: p. 102)。叙事视角是引导读者立场的重要因素。多克托罗将成人的社会反思隐藏在儿童视角之下,在天真的视野中寄寓批判内涵。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该作品实现了犹太家庭“爱”主题的表达与私人记忆对公共历史的温柔解构,深化了文本的思想内涵。

2.2. 埃德加叙述不可靠性在三条轴线上的具体呈现

2.2.1. 事实与事件轴: 家庭人物的认知偏差

事实与事件轴考察叙述者对事件信息的呈现是否完整准确。当叙述者对真相不知情或仅掌握部分信息时,容易出现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13]: p. 83)。《世界博览会》以埃德加的童年经验为叙事主体内容,经验自我受年龄与视野限制,信息来源仅限身边亲属的言行,无法把握事件的完整面貌与深层动因,对家庭关系与人物形象的判断难免出现偏差,构成事实轴上的错误报道。

童年埃德加对父母形象的认知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父母性格与教育方式差异显著,母亲行事严厉直接,以警戒式的方式引导孩子明辨是非,容易引发幼童的抵触;父亲性情活泼风趣,常带给孩子新鲜的体验与快乐,自然获得埃德加的亲近与认同。孩童将父亲疏于顾家、沉迷赌博的行为美化成旅居者的自由天性,认同父亲不受拘束的生活状态。受祖母言论影响,埃德加甚至认为母亲的家世与夫家不相匹配。此时经验自我的判断完全依托孩童的直观感受,未能触及家庭矛盾的实质。成年叙述自我并未对这类幼年判断加以修正,而是保留原始的感知状态,形成一定程度的不充分报道,引导读者自行辨识其中的偏差。

小说还通过多声部叙事进一步凸显儿童视角的局限与不可靠性。文本穿插母亲、哥哥与姑妈的独立叙事章节，从不同侧面补充人物形象。在哥哥的回忆中，父亲严格且富有力量，对子女抱有很高期待，政治立场鲜明，并非埃德加眼中风趣幽默的温和玩伴。母亲的自叙则展现出她的教育背景与工作能力，她出身音乐世家，具备专业的秘书职业技能，绝非单纯的家庭怨妇。多重叙事声音相互参照，暴露出单一儿童视角的片面性。

从隐含作者的规范来看，文本始终呈现人物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家庭矛盾背后关联着大萧条时代的整体社会环境，不存在简单的是非对错。童年叙述者将家庭冲突简化为父母性格差异，信息片面且主观性强，偏离了隐含作者的认知尺度。这种叙述设计既符合成长叙事的认知逻辑，也为读者留出了阐释空间，让人物形象在多重视角的对照中逐步显露出完整面貌。

2.2.2. 知识与感知轴：家庭权力与犹太伤痛的误读

知识与感知轴考察叙述者对事件意义、成因与内在关联的理解是否准确，具体包含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两种类型。认知能力有限的叙述者天然在这一维度存在不可靠性，对事件的判断容易出现偏差([13]: p. 83)。《世界博览会》以童年埃德加为核心叙述者，对家庭关系与族群文化的理解均存在明显局限，构成知识与感知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这些认知层面的不可靠叙述，既真实还原了儿童的心智发展状态，也让沉重的历史与家庭命题以孩童的视角过滤呈现，形成特殊的叙事张力。

埃德加幼时被门玻璃割伤手掌的经历，体现了孩童对家庭关系的错误解读。埃德加在推门时意外受伤，引发全家惊慌并纷纷赶来照料安抚。然而，面对众人的关切，埃德加反而变得异常镇定，甚至生出获得家庭权力的错觉。处于自我意识萌发阶段的儿童埃德加渴望独立与尊重，却将家人出于爱意的照料误读为权力关系的反转，认为平日对自己严加管束的长辈此刻都听命于自己。这一判断显然偏离事实。此处成年叙述自我并未出面修正幼年认知，而是与经验自我的叙述语气相重合，将“权力、忠诚、恭顺、自身独立意识的发展”等概括性思考藏入儿童视角之中，让经验自我的天真感知占据叙事前台，保留了童年认知的原生状态。

埃德加对外婆的认知则属于不充分解读。外婆经历过俄国的反犹迫害，又接连遭遇亲人离世的打击，深重的创伤记忆与精神衰退让她患上了老年痴呆。作为第三代犹太移民，儿童埃德加对族群历史与家族创伤几乎一无所知，父母也很少向他提及过往。他无法理解外婆的祷告行为与多疑举止，只觉得外婆的房间充满陌生的神秘感，对她始终保持距离与畏惧。他不明白外婆让母亲试毒行为背后的恐惧根源，也读不懂反常话语中包裹的创伤记忆，只能从孩童的直观感受出发判断外婆的性情，认为“我从未在哪天知道外婆是否认识我、爱我，或是盯住我看，仿佛从未见过我”([11]: p. 33)。这种信息缺失带来的认知偏差，折射出代际之间的认知鸿沟与犹太族群记忆的传递困境，构成埃德加在知识与感知轴上叙述的不可靠性。

2.2.3. 价值与判断轴：历史事件的伦理误判

价值与判断轴考察叙述者的道德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准确，包含错误判断与不充分判断两类。当叙述者的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尺度存在偏差时，其叙述便会引发读者的怀疑([13]: p. 83)。《世界博览会》中童年埃德加受认知水平限制，对诸多历史事件的伦理判断存在明显偏差，呈现出在价值与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前文提到，多克托罗擅长将虚构人物置于真实历史背景之中，融合真实事件与虚构叙事。1937年全球局势日趋紧张，二战阴影逐渐笼罩欧洲。《世界博览会》中提及的“兴登堡号”飞艇失事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该飞艇本质是纳粹德国的战争宣传工具，服务于德国的军事化扩张。小说中，飞艇失事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埃德加却并未关注死者的命运，只沉浸在飞艇坠毁的震撼感受中，为这件空中奇观

的毁灭感到惋惜。申丹指出,考察隐含作者应当适当关注作者生平与社会环境对创作过程的作用([13]: pp. 75-76)。多克托罗亲历美国经济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社会动荡,见证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多重变革,始终保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童年埃德加对“兴登堡号”飞艇的政治属性与失事背后的人道灾难缺乏认知,他的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的反战立场形成明显偏离。隐含作者并未安排成年叙述自我介入叙事加以修正,而是完整保留经验视角的原始感受,以孩童的认知偏差构成价值与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利用天真的漠视反衬历史的沉重。

欧洲战事正式爆发后,父亲密切关注新闻动态,保持高度警惕,母亲则担忧兄长会被征召入伍。身处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埃德加依然无法理解战争的严肃与残酷,反而觉得战争距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成人的焦虑在他看来难以理解。童年时期的经验自我从新闻画面中获取零散的视觉印象,冷静描述福克斯有声电影里诸如“炸弹坠落”、“德国俯冲轰炸机”、“夜里大炮口射出火焰”([11]: p. 193)等战争的场景([11]: p. 192)。埃德加的认知框架无法承载宏大的历史命题,对战争的伦理意义与现实威胁均缺乏准确判断,形成价值层面的误读。

2.3. 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的伦理取位: 家庭温情的隐喻可靠与宏大叙事的温和反讽

费伦将叙事视为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14]: p. 145),强调隐含作者通过设置特定叙事策略,引导读者对叙述者与故事人物形成相应态度。他进而以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的距离为基准,将不可靠叙述划分为疏远型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其中,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会缩小叙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之间在阐释、情感或伦理层面的距离,通常以儿童等天真、智力低下的人物为叙述者。在这类叙述中,作者的读者虽能意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这种不可靠性本身包含隐含作者所认同的交际信息([15]: p. 103)。读者在动态阅读中把握叙事隐含的伦理取位,作出相应判断,最终实现反讽、主旨揭示等多重修辞效果。

前文分析已经证明,童年埃德加在事实事件、知识感知与价值判断三轴上均存在不可靠性。此外,传统成长小说中承担引导功能的成年叙述自我,在这部作品中逐步隐退,最终与经验自我的声音重合,使叙事持续停留在孩童有限的认知之中。这种设计并非叙事缺陷,而是作者有意采用的修辞策略,契合费伦提出的契约型不可靠叙述特征,有如下两种表现。

首先,埃德加的叙述在字面意义上不可靠,在隐喻意义上却具备可靠性。家庭关系是小说最核心的书写内容,也是这一叙事策略最集中的体现。埃德加因阑尾破裂引发腹膜炎,一度生命垂危。半梦半醒间,他看到去世的外婆来到病床边,为他擦脸喂水,用意在第绪语表达祝福与爱意,还像往常一样把一分钱塞进他的手心。从知识与感知轴来看,这只是病重时的谵妄幻象,是孩童对生死边界的错误认知。但在字面的不可靠之下,文本始终贯穿着爱的隐喻内核,这个梦境恰恰揭开了表层隔阂之下的亲情真相。隐含作者借叙述自我之口点明文本规范:“一切都与爱有关。不论痛苦会有多大,就像高温严寒暴雨是气候的特征那样,夹杂在喊叫强令争吵之中的日常风暴,也是爱的特征”([11]: p. 77)。平日的畏惧与不解,在生死关头转化为最本能的依恋。孩童意识深处早已接纳外婆的关爱,只是清醒时被认知局限所遮蔽。叙述自我还补充了病房外的场景。母亲得知埃德加只有五成康复概率时几近崩溃,想要从窗户跳下去,父亲紧紧抱住她,直到她情绪平复。这些是童年视角完全无法触及的内容,却补全了家庭之爱的完整面貌。孩童只能看到父母表面的争执与严厉,看不到重压之下的相互扶持,也看不到他们对孩子深藏的在意。

作者刻意保留儿童视角的认知偏差,不急于用成年视角加以修正,正是为了实现特殊的修辞效果。孩童对家庭关系的误读,恰恰还原了亲密关系的本来面貌。爱从来不是建立在完全理解的基础之上,而是存在于认知偏差与彼此靠近的张力之中。读者能够清晰识别其叙述在事实和感知层面的不可靠,却会在情感层面认同埃德加的真实感受,逐步体会到平凡家庭中的温情与担当,并与隐含作者的伦理取向形

成深度共鸣。这种契约型不可靠叙述，以孩童天真的认知偏差为载体，让犹太家庭的爱与责任从日常摩擦中自然浮现，既还原了埃德加成长的真实心理体验，也传递出作者重视亲情、坚守人道的伦理导向。

其次，埃德加的不可靠叙述还属于叙述者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这一亚类型多出现于伦理判断轴或知识感知轴，常呈现“戏谑中见温情”的修辞效果。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以“建设明日世界”为主题([16]: p. 69)，试图打造超越民族国家的跨文化交流空间。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世博会开幕次日二战便全面爆发，象征和平进步的展会景观。埃德加对这一宏大历史变局缺乏准确的伦理判断，认为战争与自己毫无关系。他很少正面叙述战事进程，构成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

小说虽以《世界博览会》命名，核心的游览情节却仅在末尾两章出现，前三十余章始终围绕埃德加的童年日常与成长琐事展开，并未触及宏大历史叙事。成年叙述自我本可站在事后视角展开历史批判，隐含作者却刻意让叙述者不断退回孩童状态。作者借人物之口点明该文本规范，认为叙述者不必立刻宣扬所知的一切，可以有悬念地逐渐透露，最终让读者领会孩童视角的独特价值。儿童埃德加不懂大萧条、犹太歧视或战争威胁的复杂内涵，却能精准捕捉家庭里的低气压，体察家人的低落情绪。得知家中经济拮据无力购买世博会门票，他主动参加征文比赛，希望为全家人赢取参观机会，试图用稚嫩的方式修复家庭的快乐。这种认知局限与情感敏锐之间的张力，恰恰呼应了作品关于“爱”的主题。爱不是成熟理性的判断，而是困境中对彼此情绪的本能体察与守护。

因此，埃德加的叙述符合“对正常范式的部分接近”特点。表层叙事中，孩童对公共事件的轻慢判断与读者的历史认知拉开距离，制造出荒诞感，实现隐含作者对进步话语的温和反讽。深层阅读中，读者在识别叙述不可靠的同时，会自然共情叙述者的情感立场，转而认同以家庭温情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隐含作者将叙事重心从公共历史转向私人记忆，从宏大话语转向日常情感，以孩童的期待失落与亲情守护反衬宏大叙事的虚妄。世博会许诺的明日世界遥远虚幻，孩子想要守护家人快乐的心愿却具体真切。这种微观的私人体验构成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温柔抵抗，也让反战与家庭温情的主题表达更具层次感。

3. 结论

综上，《世界博览会》中埃德加的第一人称叙事具有鲜明的不可靠性。

从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规范距离来看，埃德加的叙述在事实与事件、知识与感知、价值与判断三个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事实轴上，童年视角对父母形象的认知存在明显片面性。知识与感知轴上，孩童对家庭权力关系与伤痛记忆的理解均受心智发展水平限制，呈现出错误解读与不充分解读的双重特征。价值与判断轴上，埃德加对兴登堡号失事、二战爆发等公共历史事件缺乏成熟的伦理判断，与隐含作者的反战立场形成明显落差。

从修辞效果与读者距离的角度看，这种不可靠叙述属于契约型不可靠叙述。隐含作者并未借助成年叙述者修正孩童的认知偏差，而是保留原生的儿童视野，引导读者在辨识叙述局限的过程中主动完成意义建构。埃德加对家庭关系的表层误读之下暗含爱的隐喻内核，读者在认知距离中逐步体察犹太家庭的温情与生存韧性，达成与隐含作者伦理层面的共鸣。同时，埃德加对公共历史的轻慢认知，与读者的历史认知形成自然对照。作者以天真视角反衬进步话语的虚妄，实现对宏大叙事的温和反讽。

参考文献

- [1] Parks, J. (1991) *EL Doctorow*.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 [2] Fowler, D. (1992) *Understanding EL Doctorow*.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3] Gentry, M.B. (1993) Ventriloquists' Conversations: The Struggle for Gender Dialogue in EL Doctorow and Philip Roth.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4, 512-537. <https://doi.org/10.2307/1208685>
- [4] Morris, C.D. (1999) *Conversations with EL Doctorow*.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 [5] Tokarczyk, M.M. (2020) E.L. Doctorow's Skeptical Commitment. Peter Lang Publishing.
- [6] 王丽艳. 多克托罗小说犹太主题的发展轨迹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 [7] 胡选恩. E.L.多克托罗历史小说中的后现代派艺术研究[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
- [8] 刘英, 石雨晨. 从社区走向世界: 《世界博览会》中的都市空间与共同体意识[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0(2): 24-29.
- [9] 朱云. 参与的诗学: E.L.多克托罗小说的叙事伦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10]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第4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 [11] 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 世界博览会[M]. 陈安, 译.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 [12] 芮渝萍. 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13]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14] 詹姆斯·费伦, 唐伟胜. 修辞阅读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J]. 叙事(中国版), 2009(1): 145-152.
- [15] 詹姆斯·费伦, 尚必武. 疏远型不可靠性、契约型不可靠性及《洛丽塔》的叙事伦理[J]. 世界文学评论, 2008(2): 294-302.
- [16] Schuster, S. (2018) The World's Fairs as Spaces of Global Knowledge: Latin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Age of Exhibitions.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3, 69-93. <https://doi.org/10.1017/S1740022817000298>